

甲寅十月

悔廬文集

徐世網題

尔軀七尺尔年

四十不舊不

新允中厥執孔

席未煖墨突

奚急廊庙山林

尔存尔志人

心道心惟精惟一

梅屋自識



影 小 隣 舜

悔廬文集序

文之所以可貴者、貴乎有用而已、經史諸子百家、或學究天人、或疏陳政事、皆切於世、而爲有用之文、自科舉興而文學衰、淺淺之儒、習於詞章、扭於帖括、不足言文、又奚足言用、吾友胡君舜隣、積學士也、生平著作、期有用於世、庚子後、觀世變益亟、慨然溯長江、避大河、留學都門、究心政治、文章經濟、見稱於時、民國初締、暴民專制、知時之不可爲、隱身桑梓、手創都勻中學校、萃十縣英才而教育之、一時出其門者多知名士、今夏北來、朱將軍延爲幕賓、余得與追陪討論、慕其爲人、輒惜其遇之不早、頃以悔廬文集見示、受而讀之、其中閱歷經驗、指陳時政、悉本有用之學、著爲有用之文、使坐而言者得起而行、余知胡君生平抱負、必能卓然表見於當世、而非託諸空言者所可同日語也、世變方殷、相需尤亟、余日望之矣、

中華民國三年十月永年全寶廉酌泉甫序

悔廬文集序

國家得一經濟才、其政治必進、吾人得一文章友、其學問易精、蓋一藉其佐理之資、一藉其觀摩之力也、自世局變遷、文風不古、國家往往有乏才之歎、吾人亦幾致德隣之孤焉、余自研究吏治、勞形案牘、已不暇計文學事、數載於茲矣、今夏胡君舜隣、自黔北來、直隸巡按朱公、辟爲幕掾、得與共事、公餘之暇、談及文字、頗稱契合、遂成至交、觀其議論詞氣、卓爾不凡、所言時事、亦多中肯綮、殆所謂本經濟而發爲文章者乎、國家需才孔亟、如胡君者、豈終屏諸政治外歟、余幸得與朝夕討論、其學問之進、又何如歟、旣讀其所著悔廬文集、更覺嚮所談論、一一皆可見諸實事、而徵諸實行、非徒託空言者所可比擬、余自媿謏陋、所爲文不足爲胡君重、而又不能自己於言、爰贅數語於簡端、明吾有所期望於胡君者、正幸吾之得切磋於有道焉云爾、甲寅冬十月涑陽李殿翔冠英甫序

梅廬文集序

孔門仕學合而爲一也、厄山講席、其爲東周、四科雖分、德行之顏淵、爲邦可使、文學之子游、武成著績、後世分政學爲兩途、遂謂吏才不必能文、文士不諳吏治、豈通論哉、同里胡君舜隣、弱冠以能文名、壯遊京師、其學益進、詳需次津門、睽隔者十二載、今歲君就直督朱將軍幕來津、舊雨重逢、故園共話、蓋別後、君凡歷教職、充要差、洊擢牧令、雖未卽展厥學、而其卷懷者固自有憑矣、及讀君十餘年所歷日記、其持論處、洞明大局、切中時弊、步步從稔健著手、爲今世大人先生所賞鑒、蓋學以入政、以君之學入政而有餘、以君之論施於有政、當無不足、豈第文筆之工、氣息之古、爲近時習古文者取法云爾哉、昔明王化成以學傳後世、而當時功績爛然、清曾文正以文學起家、而中興之業不朽、文士豈真不嫻吏術歟、方今國家新造、時事日棘、若胡君者、又可僅以文學士目之歟、因勸將其稿公諸世、誦是篇者、當不過量於余言、

民國三年十一月獨山鄢發祥吉士甫序於津門

悔廬自序

子張學干祿、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悔之時義大矣哉、我生之初、行止動作、不知其何起也、而悔從中來、我生之後、往來交際、亦不知其何止也、而悔從中生、不悔之悔、更甚於悔、悔而不悔、無往非悔、而吾乃無時不在悔中、而吾乃無時或出悔外、讀詩書時、悔不親炙孔孟、作文章時、悔不及見司馬、避居林泉、悔不列身廊廟、側身勢利、悔不從遊赤松、百悔叢集、萬慮皆空、而吾身又何求而不得、而吾求又何必皆得、昔者太甲桐宮悔過、悔之於早也、漢武輪臺悔過、悔之於遲也、此皆帝王之善悔也、若夫勞人草草、碌碌半生、早亦悔、遲亦悔、又何善之足云、尼山有知、其併我於顓孫氏之列而教之歟、因名吾廬曰悔廬、

梅廬文集卷上

目錄

答餘慶縣廖紫輝大令論治盜書

調查平越襄安餘慶三縣選舉演說

開辦都勻縣稅契局通告

致都勻八屬學界到都勻開學校聯合會書

致黎平平越兩府屬來勻組合立中學校書

都勻十縣中學校開學訓詞

初上袁大總統書 附批

再上袁大總統書 附批

北上留別全校學生演說 附各級學生送行文

上師相徐公書

上直隸朱將軍驗契辦法意見書

爲歐戰事擬上政府書 附朱將軍批



梅庵文集 卷上 目錄

中國練兵芻議上

中國練兵芻議下

弭盜說

悔廬文集卷上

獨山胡爲一舜隣甫著

答餘慶縣廖紫輝大令論治盜書 乙巳九月

昨會忝列末席、諸承明問、爲一教官也、主司教育、以開通民智爲目的、利用感化主義、故自到任後、於明公開辦兩等小學校、下鄉籌款、校舍布置、得參末議、實欣幸甚、至治匪一層、本未之學、又何敢言、而餘慶之匪、必欲治之、竊又有一言、足以供參考者在、用貢所見、惟采納焉、餘慶縣城與餘慶縣屬地、成甌脫之勢、由城至松香鋪龍家坵一帶、將二百里、中間黃平之龍溪場、又由水涯子廟堂埧至城、將三百里、而間湄潭城不過三十里、由縣城至縣屬、中又經龍溪清江下流、故一縣而有江內江外之別、與石阡龍泉施秉湄潭甕安黃平、犬牙交錯、所稱七屬插花者也、地距官治既遠、又爲各屬插花、流氓游手、放會結盟、小盜大劫、無月無之、此捕彼竄、甲緝乙逃、成爲習慣、限於界址、官無如之何、役亦莫能往、匪伊朝夕矣、往歲撫憲林贊虞中丞、曾飭清理插花、誠爲治匪計也、惜事未竟、而林轉任、此事遂中止、大爲可惜、餘慶之多盜、實係乎此、插花一日不辦、則盜一日不能治、此可斷言、今先生憂多盜、而辦理插花、非州縣官吏之所能做到、則匪風將聽其滋長而不治

乎、曰、否否、善治匪者、不治己名爲匪之匪、而在治不名爲匪之匪、且先治名爲治匪而實通匪之匪、餘慶之匪、小匪也、其始不過竄竊之尤、其繼乃偶聚而爲劫盜之匪、又其終得名爲治匪而暗通匪者以助之、匪之勢乃益張、匪之風乃益熾、馴至百十成羣、擇肥而食、而拉肥猪兒、明火劫擄、白晝公行、無所畏懼、則以有保護之者坐地分贓故也、語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虫入之、非虛語也、餘慶江外、距縣城既遠、又爲七屬插花、爲之宰者、鞭長莫及、不得不稍予甲首等權、而充甲首者、見其有利可圖、遂不免暗結縣署吏胥、蒙請札委一得委任、上藉官勢以漁肉鄉愚、下藉治匪以聳動官聽、其實名爲甲首、而盜匪乃主於其家者有之、名招團丁、而暗與盜匪同夥者有之、尤有足堪痛恨者、則以插花之故、甲縣甲首、兼充乙縣甲首、或甲乙縣甲首、兼充丙丁縣甲首、陽博人望素符之名、陰行其剝奪民財之實、甲縣之匪、以乙縣界而縱之、丙縣之匪、以丁縣界而縱之、而其實擒縱之權、皆操於若輩之掌握、而其手段復能上朦官聽、下串胥役、以神其無惡不作之行、而於是匪蹤乃不可扑滅、爲一到教職任後、以不理民情之員、作局外偵察之事、而二三及門、稍存正氣者、往往談及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無可如何也、以管見窺之、江外地勢甌脫、甲首通弊、已成習慣、今必全爲更易、焉知其中不有正人、若坐視其常此行爲、平民萬難安

枕無已、則惟就其平日之聲名惡劣、勢力稍大者、懲治一二人、揭其罪狀、暴其實、並移知插花各縣、俾衆周知、或亦懲一儆百、刑期無刑之意、至於匪黨既失其保障、卽窩藏自不敢再行、大股既逃、盜竊易治、小民或可息驚矣、惟此種舉動、在明公主持、一出之以明與斷而已、何者、若輩能於盜匪出沒之中、取長官之信任於不覺、則其有人乎、繆公之側、已非一朝、使稍不明、則左右譽言、阿大夫或可在卽墨大夫之上、若輩以甲首頭銜、不時出入乎更役之宅、虎威狐假、旣可以駭鄉愚、狐媚狗營、何常不可以欺官長、往往真賊實犯、已爲堂上所不容、而庸受浸潤、或轉獲邀免之例、是非獨斷不爲功、明公宦黔多年、經驗素著、於明斷二字、久已欽佩莫名、惟民情譸張、世態變幻、有非可以囿於一例觀者、爲一學術得粗、仕優未至、忝在同城、不以寒官見外、旣有所聞、用敢掬誠相獻、是否有當、尙祈教之是幸、

調查平越甕安餘慶三縣選舉演說 戊申十一月

委員今日奉省籌辦處憲札委、得至貴屬、以與諸君子相聚一堂、貴屬長官、亦來入座、誠幸事也、願諸君子或曾經出仕、倦遊而歸、或碩學名儒、桑梓望重、或急公好義、總理鄉團、其經驗閱歷、誠有高出委員萬萬者、委員今以一知半解、哀然列席、甯不自愧、而有義不

容辭者、則以朝廷方殷、豫備主憲之心、各憲亦抱切實奉行之志、立憲爲君民共主之盛事、其起點非由議員着手不爲功、欲得最有價值之議員、非籌辦選舉不爲力、故選舉之道、至善也、而易至於不善、至公也、而易至於不公、入手初辦、風氣未開、尤覺事事困難、弊端百出、非得各屬名譽品學最著之鄉先生、相共與主持、剴切開導、則調查投票、萬難收美滿之結果、此委員之來、所以負講演館章、指示辦法之責任也、夫以我國數千年專制政體、一旦曰君主立憲、議會一躍而幾與政府同尊、在我國非創見者乎、古今創始之難、雖纖微細事、尙不易期其完善、而況以四萬萬人民、數萬里幅員、蚩蚩者習慣難移、蠢蠢者進化不易、盡執而語之曰、調查調查、選舉選舉、其有不始而驚、繼而駭、謂國家不知欲將我等生命財產、選作何用、乃有此舉動也、否則或將我等編入洋籍也、此等議論、在調查戶口時代、已有所聞、今之調查選舉、能必其無此現象乎、又或奸紳地棍、知議員將來之價值、而爲一己計、調查時對於人民曰、此尋常事、爾等書名冊、至投票時、將我名寫入、卽畢乃事、以調查開始之時、爲運動選舉之地、此等情形、亦所不能免、苟若是、既悖朝廷豫備立憲之美意、亦失各憲籌辦之初心、固委員今日責任調查之第一不贊成者也、諸君子素明時局、其立憲政體之有益於我國、當不俟委員贅言、尙望猶以此意、開誠布公、

輒而請進於各鄉父老使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胥曉然於立憲之精理選舉之關係將來投票時或舉出一可爲全屬代表與利除弊之偉人或選入京師資政院與定國是而福天下則委員之所馨香禱祝者矣所有調查著手投票開票詳細規則條例載在館章自明日始定於每日上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講演屆時諸君子務望入座共相研究俾轉播之各鄉是所切望

開辦都勻縣稅契局通告

民國元年十一月

照得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古今通義也昔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以利民者取之民自井田法廢而公產變爲私產或田連阡陌或富有園林能力所趨權利遂可爲一人一家所獨享利之所在爭奪迺興往往以溝洫輻輳界址區劃訟涉公庭漫無稽考此非彼是業主既自難分解官廳亦莫可據憑甚可歎也前代爰有稅契之一法凡置產業既有契約以爲憑又須得官廳之信用銅符所在紅契永作家傳木積藏諸白紙乃堪世守雖鄉愚之忠厚執券而莫敢予欺縱市僧之逞刁到官亦終難藉口稅契之有益於產業其彰明較著人盡知之矣今者政體已更朝代既易前清舊政咸與維新原印契約難再受官廳之保護政府爲大多數業戶計恐鼠牙雀角莫

可平爭、質契虛憑、終無執信、特釐訂稅契辦法、與衆相見以天、價目視前加廉、手續較前爲少、朝印夕發、決不停留、以取爲求、盡祛積弊、章程俱在、可共傳觀、委員雖係隔縣之人、仍願敦同府之誼、從公旦暮、不敢怠亦不敢私、自懷冰淵、期矢勤而矢慎、凡本局諸役人等、約束有必嚴、稽核有必密、此則可自信而可共信者也、閤縣父老昆弟、尙其鑒之、省頒稅契章程列後、特此通告、

致八屬學界到都勻開學校聯合會書

本校籌辦三閱月矣、幸賴八屬父老合力贊成、八屬子弟感思向學、自陽歷五月三號開校、六號上課、屈指未及一月、學生之由八屬升送者、逕行到校投考者、畢業報名入校者、已至九十餘名、足徵八屬學生、當中學未開以前、非不思學、因貧筴他鄉、經濟道途各種狀況、實是阻之、今得我父老等同具熱心、本校成立、使平日心欲求學者、得遂所學、平日力不能學者、不至廢學、九十餘人中、普通知識之進步、即皆將來國民中強健分子也、我八屬父老、其亦樂觀厥成乎、矧夫本年初開兩班、明年應添兩班、由此遞推、又將百十倍此九十餘人者乎、時方多事、競爭人材、吾八屬其不久甘爲奴隸耶、舍此預備知識程度、無別術矣、本校同人、用是慄慄危懼、恐不克負荷、以隳我八屬父老希望之熱忱也、謹遵

教育司批於校中設一八屬學校聯合會、團結八屬學界鉅公、研究八屬學校進行、改良務期隨時、維持矢以合力、無論中學兩等、悉求無缺完全、嗚呼、淮海遺書、學稱明代、邵亭文集、名重清時、八屬山河、文明舊壤、我父老等同襄盛舉、安見人材不由此倍出歟、謹擬會章分呈八屬、並呈請教育司立案、其中節目、既係管窺、諸多未妥、尙乞 公裁、函知更正、並請屆正會期間、舉員早臨、是所禱切、

致黎平平越兩府屬來勻組合立中學校書

啓者、世界競爭、視學識爲優劣、學校者、競爭學識之場合也、吾黔僻居南徼、以全國視之爲一隅、平都黎居黔之南、又一隅中之一隅也、粵稽前代、政治如何騰蛟、如王士俊、文學如孫應鰲、如莫友芝、武功如朱萬年、皆彪炳史乘、增桑梓光、後生小子、能談先德者、猶覺有耀、蓋吾三府屬對外雖不敢遽稱文明、而山河依舊、代有達人、固不甘讓他人之我先也、民國成立、人材關係、較昔猶重、資格學術、稍不若人、則生存自由、即受人支配、此雖天演公理、而於今爲烈、我輩中年、時呼負負、少年學子、忍聽廢弛、放棄責任、孰過於是、敝府同人用是危懼、不敢自逸、以坐視敝鄉學生之向隅、而無以對鄉先哲也、爰依學校組合之法、集本府八屬團體、開辦八屬中學校於勻城、本年陽歷四月成立、一號開校、六號上

課現已兩月餘、學科勉力求全、學生已踰百數、經教育司批准立案、並許允每年由司酌給補助金、知關錦注、用敢奉聞、夫以八屬有限金錢、負此無限責任、未免以蚊負山、而同人等甯忍目前痛苦、不敢放棄者、徒以成就多數英年學識、將來爲吾梓里攸賴故耳、貴府與敝府、地屬比隣、人多親誼、感情既相結合、聲音不大懸殊、此天然上之組合也、學生求學、負笈無遠道之嗟、經濟有節省之便、此人爲上之組合也、以三府屬之先知、覺三府屬之後知覺、目前取材于異地者既少、將來適用於世界者轉多、此事實上之組合也、同人等默記吾三府中名譽學識、足爲世用者、當不乏人、以若所聞所見、牖後進而造人才、優爲之矣、固可不團結羣力、使吾三府屬成一錦繡學區、期此日教育之發達、爲後來人才上放一大光明乎、况本省教育司、畫點中學爲六區、吾三府屬自成一區、足見吾之自謀者如此、人之代謀者亦如此、萬不能以天然人爲事實所發生者、棄之不顧也、同人等艱難締造、以八屬最寶貴之金錢、基礎成立、而尤不敢自私自利、必期推廣於三府組合者、蓋教育貴廣義、不取狹義也、近又經貴府駐省議員諸先生、洞觀大勢、統籌全局、爲三府屬學界闢文明、爲三府屬學生謀進步、時會不再來、事機有一定、同人等能不馨香祝吾三府屬文明之蒸蒸日上哉、抑尤有進者、黔舊習慣、分上下游、近省垣兩中學、而上游

中學成立者、聞不一處、此又全黔一隅中之開化競爭也、諸先生而欲使吾三府屬占下
游學區之優點耶、尤足使同人等距躍三百矣、除將三府屬合組中學校情形、呈請教育
司立案、並照會貴屬官廳各界外、特此謹陳、諸公如表同情、即請選代表於陽歷七月內
到勻、指示一切辦法、並一面選送學生、早日到校上課、因教育部令開學始期以八月初
班即於八月初一是所切禱、臨風引領、鵠候回玉、虔請
公安、前後開校故也

都勻十縣中學校開校訓詞

甲寅正月二十四日

歐美新潮、東亞進化、學無止境、業貴專門、能幾專門以至無止境者、普通學也、既云普通、
宜無不通、專門烏乎貴、蓋學有表裏、業有精粗、由普通進專門、所謂由表澈裏、由粗及精、
而學於是乎有序、學校之制、中學以下爲普通、等而上之高等大學爲專門、入學校者、非
經普通畢業、則不能入專門、循序以進、學不躐等、吾身乃可集大學之成、國家乃可得真
才之用、故中學爲學子所必經之階級、尤爲學子無可忽之時間也、本校自去春成立、雖
照部令、尙補一學期、乃週一學年、而以最寶貴之時間計、則已在二年度、諸生負笈、或數
十里、或數百里、來入斯校、在家而父兄鄉黨之期望者何如、入校而師長之責成、已身之

担負者何在、前此兩學期中、何所聞而何所見、繼此二學年內、宜何勉而宜何勤、莫謂已知、卽多不知、莫謂已能、卽多不能、普通不精、專門奚成、莘莘諸生、尙其共聞、抑吾尤有告者、政體初更、需才倍亟、吾鄉人物、後宜勝前、經各縣父老縮衣節食、聯合而成此校、以惠我後生、入斯校者、正宜撫此講室齋舍、而憬然惕然、於我各屬物力維艱、急思憤發、豫備將來程度資格、爲宇宙不可少之人、以光耀各屬父老之希望、庶不虛以本校爲發祥也、校長對於本校、識薄才小、去歲力勦厥事、諸多草創、時用怒焉、本年以歐陽先生之辭職、各屬父老之推挽、責重任大、益矢兢兢、恐有一日精神之未週、光陽易過、學殖無功、使我各屬有中學校之名、而莫收中學校之利、負己身、負諸生、並負各父老、此校長之深懼、尤願諸生知校長之懼、而共懷此懼焉、則教學相長、吾各屬今日多普通知識之學生、卽異日多專門大學之學士、賽歐米而光東亞、校長與有榮焉、諸生勉旃、

初上袁大總統書

爲嵩目時艱、敬陳管見事、竊以國體無論如何變更、政治貴求統一、國家無論何等程度、建設須計完全、我國自改革後、一般貪天者流、明盜共和之美名、暗遂其跋扈營私之心、願計爲時至今、歷二年矣、而吏治則布置私人、不問經歷學術、軍政則擁兵自衛、時生潰

變要挾之憂、人民苦蹂躪不堪、政府幾羅掘俱盡、各省縣正人斂跡、而平日之奸紳土豪、皆握重要機關、紳則以議會爲護符、官則以貪殘爲主義、推原禍始、固由若輩未經諳練使然、要亦中央初建、勢力未及所致、今幸我大總統正式受職、履新伊始、旭日初升、正羣魔消滅之時、乃四方望治之日、以經驗宏富之才、膺萬幾待理之責、知必措之裕如、爲我四百兆人民謀幸福矣、草茅逸士、何敢妄參末議、惟國民分子、義務所關、苟有所知、何容自隱、泰山土壤、河海細流、或終不讓擇也、謹就反正後所聞所見、參以一知半解、爲我大總統覲縷陳之、

一各省大吏宜擇人更代也、中國用人一途、歷代資格、各有不同、大都以富於經驗、多有閱歷者、始能當選、故三代之鄉舉里選也、漢唐宋之廷試策論也、明清之五經科舉也、獲選之後、必由小吏洊升、非故爲限制、蓋非此則歷練不多、名望不重、治民者轉以害民矣、前清末造、科舉廢而捐納多、游學重而老成退、躁進之徒、卑鄙僥倖、充斥朝端、布滿直省、故天怒人怨、暴烈者因其隙而乘之、武漢義旗、甫一提倡、而海內搖動、非專制之爲害、乃用人不當之所致也、自清廷告退、民國肇興、臨時期間、刁紳土豪、乘機而起、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或因時之變、攘奪利權、我大總統以時效之無多、特示包容之量、若輩遂得一

切把持、或稱人民推戴、或冒電中央保請、自樹羽翼、不問賢愚、冒濫開支、辦事顛預、以此公款耗盡、私囊充積、平時人望所歸、自愛之士、非隱居鄉曲、卽教育謀生、而各省自民政長以下、除由中央特別任命者外、其中互相保請人員、全無資格、目不識丁者、幾占多數、我大總統諒早有所聞矣、元氣淪亡、民生困弊、職此之由、今欲挽回國脈、而厚息民生、竊以爲非慎選大吏不可、夫前清太吏中、其齷齪委瑣者固多、而洞悉民情、深諳吏治者亦不少、今盡屏而棄之、殊覺可惜、是宜於前清幹員中簡用、或山林積學之士徵用、均請親賜接見、明加攷問、暗切調查、始行予畀、庶大吏得人、真才賢士、咸樂爲用、政治自易入手、不然者、常聽囂張之輩、私相電保、一省人才、把持於少數僉王之手、威福自作、潰亂時生、欲求治理、又可得乎、

一官吏宜實行易地也、官吏主行政、桑梓重感情、執法之理貴公、感情用事易私、恩怨起於鄉鄰、治理萬難著手、此雖中國習慣、要亦心理所關、前清官制、行政官皆離本省、以至佐貳雜職、年俸百十金、亦僕僕就道、誠足使貪者起無饜之心、要由所得不足養廉之故、後知此弊、改爲佐貳不離省、而州縣以上必離省、此不得謂末年變政、盡不足取也、蓋州縣旣知一縣事、司法行政、集於一身、萬不能以感情用事、孟子所謂易子而教之意也、反

正後、政治複雜、各省土豪主權、自私所親、排外之說、幾遍行省、於是豪強有力者、自稱長官、刁紳劣團、親戚故舊、滑吏莠民、亦膺差委、賢愚不分、令自好者羞與爲伍、而若輩囊括民財、拋棄公款、乃不勝其害矣、此二年中、人民有甯爲專制犬、不作共和民之謠、蓋本省人作本省官故也、今欲釐正官制、竊以爲非將自稱自保之一切本地長官取消、仍照前清改良之法、薦任以上各官、不得用本省人、薦任以下佐治員、卽以本省人補用、至資格之區別、宜實行文官試驗、薦任以上、由中央試驗之、委任者由各省試驗之、其在各種高等以上學校畢業者、卽就其所習任之、而前清官吏、曾任實缺、年在四十以上者、就其經驗閱歷、未必盡皆不如學校學生、似宜分別起用、使世族舊家、不致失業、或亦政治上之一助云、

一軍政宜實行統一也、自武漢起義後、各省次第反正、其中軍官知識學術高尚者固多、而無賴流氓、廁身其間者亦不少、故臨時政府期間、兵士譁變、軍官要挾、各省咸有所聞、在人民身家財產、轉徙流離、擄劫損失、在國家財政秩序、紊亂支消、長此不改、內亂必多、外侮奚禦、擬請速頒命令、將以前巡防國民軍、實行裁汰、其清內匪者、擬用唐府兵之制、而變通之、各縣壯丁、皆輪流盡當兵義務、實行教練、半年一退伍、此退伍後仍各

理生業、聽候調遣、有事則爲兵、無事則爲農、其經費卽由各縣量地方情形籌集之、似此國家可節養兵之費、而國民無一不知兵、未必非寓兵於農之一法也、其禦外侮者、則實行編練陸軍、劃定軍區、臨時上中級軍官、非經受完全軍事教育者、不得濫竽充數、中級以上軍官、必由中央驗放、各區不得擅行保補、庶軍政可期統一、而軍人可無意外之虞矣、

一減各捐輸以蘇民困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卽政府也、政府取之於民、民卽供之政府、消長之機、誠有如有子所云者、我國政治歷史、前代所以興、多由省刑薄斂、前代所以亡、多由橫征暴斂、可按冊而稽也、近世襲泰西皮毛、不攷各國藏富在民、而第效其重稅於民、膠柱鼓瑟、甘心暴斂、現復以改革爲名、有限金融、爲強暴所鯨吞、各省陡加兵費、未能裁減、而維持者、不揣其本、第齊其末、曰臨時公債也、曰國民捐也、曰籌餉捐也、曰稅契也、曰借商也、種種名目、明以不擾民爲辭、而募公債則佔產押繳矣、國民捐則按戶清追矣、籌餉借商、則指名萬元、不許第出九千元矣、稅契驗契、不必部印頒行、木質亦可收民錢矣、丁役提追之不已、而軍隊押追、軍隊押追之不已、而鎗斃隨後、同是國民、有錢何辜、爲政何德、而蹂躪至此哉、今試問吾民之負擔者、將作何開

支乎、無非供一班寡廉鮮恥之暴徒、時而自稱某司某長、某使某丞、上則朦混中央、下則陵虐梓里、互相援引、狼狽爲奸、酒食徵逐、番妾置姬、政府以臨時期間、諸從寬大、故由若輩所保請者、無不曲從而加任命、今正式成立、一統乾綱、人民望治殷殷、必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尙懇藻鑑精明、從嚴淘汰、引用正人、凡以前一切苛取暴征、分別減去、休養生息、十年中庶有轉機耳、夫前清末造、官吏茸闖、各省候補、累百盈千、道途奔走、仰給政府、經濟之困、尙不至此極、今稱民國、各省辦事長官、多係本省人物、應可存儲、而虧空勝前萬倍、此中人格卑鄙、罔恤民力、概可想矣、若不大爲改良、將中央之減政雖行、而若輩之侵漁如故、民其何以息肩乎、

一減財政機關以節財流也、中國財政困難、達於極點、反正後、各省現金、多爲土豪地棍所席捲、以此借外債、開特捐、誠割肉補瘡之計、萬不得已而行之者、近行財政統一、實行減政、各省祇設一司、各縣停設審檢所、誠減之又減矣、雇以所聞、各財政機關、則審計處也、國稅廳也、財政司也、是一事有三機關、行政減、司法減、財政不減矣、且一省止此財政、國稅獨立一廳、地方稅又將獨立一廳乎、財政既設司、獨不負審計之責乎、以一出入經費之所需、遂有三機關以獨立、其爲糜費何如者、愚以爲此種機關、在京由財政部分設

審計國稅兩科、在外省卽由財政科分設審計國稅兩科員、統系旣一、開支不繁、年計一省、當可減萬金以上、未必非節財流之法也、

一宜罷土木、禁奢侈、以開財源也、前清晚年、俗尙華靡、幾於皂隸衣文繡、驢馬食膏粱、仕宦之家、每一晏會、竭中人十家之產、據愚在都所見、已不獨狗彘食人食而已、至土木之工、殿府重新、公署西式、猶覺奢侈已極、丁武漢旣起義、而攝政王府、各王公府尙未竣工、遂至於亡、然猶可曰、國家將亡、必有此舉也、今民國肇興、百度待理、經濟困難、人民艱苦、中央方行減政主義、期節省以培國脈、乃吾所聞、各省一公署、而改修數次者、一局所而兼併民居數十者、甚有公園建築、動支千萬、此等舉動、以爲精神上之振頓乎、抑形式上之振頓乎、夫堯舜之世、茅茨土階、衛文中興、布衣帛冠、漢文承楚項之餘、節衣損食、國終殷富、漢武汰侈、漢遂中衰、我國當前清末運、民困已不自支、反正後、兵戈擾攘、損失尤多、當軸者宜如何節省、如何儉樸、以蘇民困、以固財源、猶懼不濟、而乃甘蹈亡國覆轍、強捐勒捐、有加無已、以供無益之開支、誠何心也、擬請速頒部令、凡各省行政公署、卽仍用前清各舊署、前已經改修者、以後不將再加修改、其以前修改開支逾萬者、飭令該經理人、酌量賠償、以後無故添修者、概不許報銷正耗、庶財歸實用、民得息肩、財政乃有轉機耳、

至奢侈之風、上行下效、習不爲怪、一便帽也、一革靴也、必用價在數元及十數元、一便衣也、一禮服也、必用價在數十元、或數百元、國貨幾無人問、西式趨之若流、試問此等金錢、何一非露體塗足之小民供之者、此等斷案、不又較狗彘食人食爲尤甚者、夫事事倣泰西、而實業、工業、商業、製造、學術、何以甘讓泰西、人以內實而發其光、我以空中徒表其外、外強中乾、安能持久、璀璨民國、誰實爲之、而可聽其終此也、擬請實行命令飭各省行政長官、先本身作則、提倡國貨、務從儉樸起點、無論服飾冠履、皆以本國絲棉爲用、如有仍用外貨者、其價值在百元以上、罰其一半入公、官長如此、人民觀感、自有率從、不數年間、國貨既可暢銷、漏卮亦能稍補、財源何患不開乎、

一宜注重國文、以維教育也、國家所以興隆、視教育知識爲進步、教育者、知識之導引料也、故世界無論何種國家、皆以國粹教育爲急務、我國唐虞三代之世、尊重人倫道德、家絃戶誦、文明之開化、卽爲道德之基、故品立圭璋、風俗敦厚、自漢儒以攷據爲工、而文化一變、兩晉五代、以詞章爲尙、而文化一變、唐以詩賦取士、文化又一變、宋脩重理學、不免流於空虛、明清以帖括科舉出身、言是行非、文人無行、尤不堪問、清末深知此弊、廢八股、重學科、以爲事徵諸實也、乃近世學生、學不求精、競習皮毛、一無所用、徒以畢業憑照爲

富貴之媒、固計廉恥躬行之道喪、其弊直較科舉而倍之、誠令積學之士、教育大家、言之痛心、而欲將一切學校、舉而廢之、不爲過也、雖然、告朔尙存、改良有自、利弊原相倚伏、有利則弊生、久弊斯利見、我國人民知識、未必遠遜外人、學術之不工、實改良之未善、方今百度更新、教育一途、所以培人才而養國本、當不肯視爲緩圖矣、愚以爲教育改良、先從國文起點、蓋各國文化、必有國粹、我國五千年文字、乃其根基、自新學提倡、而文理明通者、幾不多見、甚至往來公牘書函、亦難索解、故道德墮落、士習囂張、皆由於此、今誠令無論何種學校、各門科學、聽其專習一科、而國文則皆宜注重、修身道德、相輔而行、以後自大學校以至中學校畢業生、雖有考試文官資格、而考試時、科學雖優、文理欠通者、終以不及格論、此令一出、學生爭自濯磨、不逕而走矣、夫人之涵養純粹、學問淵深者、孰不敦品礪行、而尙肯飛揚跋扈、甘冒不韙者乎、今欲挽回風俗人心、振興教育、舍此甯有他術歟、

一宜化除黨籍、以消反側、而示大公也、孔子之教人者、一則曰羣而不黨、再則曰君子不黨、舅犯曰、有黨必有仇、故漢以鉤黨亡、蜀洛黨而朱袁、東林黨而明敗、革命黨而清終、稽之上古、驗之近今、證諸聖言、我國本以無黨爲貴也、自歐化輸入、而政黨之說、遂騰於二

十二行省、好事者乃敢藉此美名、可以肆行無忌、不問黨綱若何、專以樹敵私爭爲事、各省縣分部、往往有同屬一黨、而彼樹一幟、我樹一幟、本黨攻本黨、同部傾同部、顛倒是非、魚肉忠厚、官不敢代爲之和、民甯忍而受其害、以政黨名目、作私人權利之需、與會匪結盟、幾無大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歐西以政黨爲政治上進行之方針、而我國以政黨爲政治上蠱賊之用、人民程度不同、東施效顰、醜態愈見、長此終古、黑白是非、將盡混淆、於奸紳莠民之手、而黨禍終無已時、查中國歷代治法、黨禁有所必嚴、非必以黨爲必不可有、特民智薄弱、國家未受黨之益、而罹黨之害故也、前清末造、以武漢起義、始除其禁、於時黨目紛繁、黨綱複雜、無一可取、馴至國民黨甘心肇亂、幾覆國家、足見我國黨人、無政治知識、今我大總統將國民黨全體解散、卓識特見、爲我國謀前途、深大且遠、愚以爲以黨立國、我國總不相宜、況中央敷治得人、大道爲公、綱維全局、五族人民、同仁一視、政治法律、海內素欽、無所用其監督、自無所用其歧視、應請命令頒布國內、無論何黨、均宜化除、同受長官治理、以遵孔教和而不同之旨、光天化日、塵障俱銷、則人民之受福多矣、或曰、政黨乃共和國家所不可少、今言無黨、豈非大謬、不知黨綱所在、既不遵守、則有黨之害、不如無黨爲高、況有我大總統精明詳察、無微不至、何必多設黨以多一層機關、轉

使刁紳蠹民、得以藉黨之皮毛、塗炭鄉里、爲一亦曾爲共和黨籍中人、豈不願本黨之常存者、特以我國人民、實不足與言政黨資格、故有黨而政出多門、不如無黨而統一政府、尤可實行共和耳、

一限制選舉以重人格也、鄉舉里選之法、吾國古代、本已行之、然多就用才一方言、而未嘗就立法一方言、自歐化輸入、而議會之價值、遂有與行政並重之勢、夫築室道謀、事終於敗、庶人不議、天下始平、我國禮教是尊、人心風俗、本非歐美可比、今必泥於效人、其何能立、竊見近年選舉之時、運動投票、醜態百出、其卑鄙行爲、有百倍於前清科舉運動者、嘗從旁觀察、自府縣議會以上、至參衆兩院議員人格、非慣習包攬詞訟、武斷鄉曲之劣紳、卽素行如虎而冠、漁肉鄉人之團首、甚至身充議員、代表人民全體、而胸無點墨者、所在皆是、夫以此等輩而主立法機關、其不藉勢以箝制地方官長、濫支各地方公款者幾希、而尙望其維持地方公益、訂出美滿之憲法乎、我大總統燭照此情、停止各議會常駐、誠足痛快人心矣、愚以爲議會性質、必得人民程度高尙、始能知公德公益、爲國民所應維持、今以自私自利、絕無資格之莠民、濫充其數、耗國家有用之金錢、轉妨行政、似不如照司法辦法、暫行停辦、俟教育普及、人民進化、再爲實行、於財政問題、人格問題、行政問

題皆不爲無補，而人民亦隱受其福也。或曰：如子所言，既無議會，總統改選期間，如何辦法？不知總統改選與否，改選期間之或遲或速，在各國憲法不同，而我國則不能先爲豫定。何者？我國人民，由專制一躍而躋共和，有心時局者，私抱躡等之憂。今雖日日言共和，試以臨時二年中，事亂如絲，勞人民苦擔負，意見起衝突，暴民鼓噪未終，土豪蟠踞日甚，其真共和時代乎？抑混沌期間乎？自茲以往，正式總統已定，正式政府成立，愚以爲宜先變混沌期間，而進爲澄清時代矣。擬懇我大總統澈底整頓，卽續繼第二任，俾良善得安，尤爲頂祝耳。不然，大局未清，或三四年，或五六年，徇改選之虛名，兆紛爭之實禍，瘡痍未復，劫運又生，人民何辜，罹斯荼毒，誰生厲階，選舉肇禍矣。

一請從速實行化除省制也。古制都城過百雉，爲國之害。蓋管轄區域太廣，則軍政民政，隱然有足以自雄之勢，而狡焉思逞者流，遂易起其跋扈野心，以妨害統一。溯自反正之初，竟有聯邦帝國之說者，繼後而南北分立，又爲諸亂黨藉口，幾使我莊嚴民國，五裂四分。前車可鑒，幸我大總統從容坐鎮，決勝萬里，羣醜遠颺異域，人民服初，愚以爲及今宜從速宣布化除省制，實行縮小行政範圍，每軍區酌分數道，每道轄不得過三十縣，道直接部，設一民事長，由中央簡任之，並長本署各科員，縣直接道，設一知事，由民事長荐任。

之、並長本署各科員、其科員皆由本屬長官委任之、而報呈中央、長官不得用本道屬內人、而科員則可以本屬人充之、似此範圍不大、權限易清、統系不繁、偵察亦易、雖有野心家、而財賦不濟、軍政不屬、則亂萌自消、人民可享安甯之秩序矣、或曰、廢省設道、手續繁難、習慣不便、何如暫仍其舊爲是、不知改縣制度、既已實行、而省制尙存、階級未化、務廣轉荒、政治腐敗、吏治龐雜、有可斷言、况官署改後、廢署必多、變價生財、既可獲利、道缺既殺、廉俸較少、一舉數益、又何憚而不爲耶、

以上野人獻曝、本知無補高深、坐井觀天、終覺囿於狹義、語政治則掛一漏萬、語學識亦偏而不全、論事不免驢愚、上書實非干進、第就目見耳聞、現狀之維持、愚者千慮、不無一得、若夫安內攘外、宏猷之展布、偉人在上、何啻萬幾、欣四萬萬之同胞、自此有人援手、盼大洋洋兮四海、從茲得觀新潮、爲一黔南下士、草莽腐儒、素交管城子、坐擁廿載臯比、曾結仕宦緣、教職兩番捧檄、三年太學、自愧陳東、再歷京華、終慚未秩、批龍鱗以無效、清末見朝政日非、曾上書請起用今大總統、嚴修、張謇、梁超諸先生、並裁冗員、節省用、停土木等、凡七條、留中不發、甘蠶屈而奚辭、武漢軍興、偉人輩出、觀黨爭之劇烈、慚能力之纖微、由比返黔、棲身學界、既杜門以卒歲、悵入耳之潮流、盜賊亦許英雄、流氓儼稱革命、中原鼎沸、徒苦我民、臨時期間、千形萬狀、賴我國運之未

終、得我大總統之坐鎮、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幸瞻天日、將拭目而共仰新猷、得托駟轡、用拾筆而溯洄舊染、徒破壞不知建設、言之尙覺猶有餘腥、謀私利侈口共和、聽者當不謂爲失實、改良在卽、萬衆騰觀、總攬宏綱、四方瞻仰、他年福民利國、恩施擬虞舜、唐堯、此時除舊布新、規模超美華法、麥、講室課餘、妄談時務、言之不文、罔識忌諱、臨穎曷勝懷慄之至、謹呈

國務總理熊希齡呈 大總統據情代呈貴州校長胡爲一條陳時政數端請鑒核示遵并批

爲轉呈事據貴州都勻十屬中學校校長胡爲一條陳時政數端請代呈等情查所指時弊尙多探本之論理合據情代呈伏候 核示飭遵謹呈

三年二月十七日奉 大總統批據呈已悉該校長所陳各節不無可採應由院分交各部查核辦理此批

再上袁大總統書

前陳管見蒙 批不無可採、應由院分部查核辦理、仰見我 大總統關心民瘼、善如流、下採芻蕘、不棄葑菲、國民之福、五族之幸、同沾覆載、其感戴爲何如也、顧一尤有不能

已於言者、國基新造、危疑震撼、百端交集、所貴矢之以誠、民情囂張、浮躁卑汙、悉予更始、尤貴化之以實、曰誠曰實、聖王御宇、守之勿失、寰海鏡清、國內永靖、外交協和、僉在乎是、則請先言誠、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一誠感兆、上下一心、雖危可安、雖亂可治、民國成立、國體雖更、民情無異、我大總統經驗閱歷、羣欽宏富、正式受職後、而實行減政主義也、而頒布大政方針也、而試驗知事也、宵旰不遑、福民利國、足徵誠之昭著矣、乃何以中央命令、而陽奉陰違、省自爲政者、猶時有所聞、豈我大總統誠足以及民、而不足以馭各省歟、或亦草創國家、而踞各省上游者、猶有土豪把持、未盡得人歟、竊以爲知事須有資格、而任用知事之人、轉可以無資格、此誠之所以不能化彼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又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各省吏治、全賴各省大吏得人、以代表中央誠以及物之意、譬如水然、源清而流自潔、我大總統又何惜而不於各省民政長內務司之資格未符者、親加遴選、使治理可期、民望可服耶、請進而求之曰實、孔子對哀公問政、推其道曰、己百己千、申公答武帝問治、曰在力行不在多言、蓋必實心、始能行實政也、三代下政治、徒事鋪張、往往讀諭示則神聖復生、考政行則桀紂不異、華而不實、外強中乾、前清末造、以外交之戟刺、非實事求是、不爲功、

而一切改良、期改實效、乃名則改良、內多腐敗、敷衍塞責、轉致擾民、誠可歎也、攷泰西各國、行一政、求一學、無不極其專精、故收富強之效、民國初基、鐵血過渡、暴烈雖驅、伏莽未靖、駕馭失道、後患方長、所賴人心厭亂、天意有歸、苟不事事求實、從穩健一方著手、何以對天下而慰民生、今試問政府以下、至各省行政機關、皆行所學乎、前清用人、上級官皆萬能主義、故用違其長、而廉恥道喪、萬事皆廢、以至於亡、試就軍政一方言、前清編練陸軍、爲日已非一年、開支歲糜鉅萬、而其可用者、全國僅北洋耳、北洋之軍、僉曰非袁宮保之力不至此、可見用得其長、實心任事之爲功大也、今大總統總攬全局、其實驗又豈獨北洋一隅、軍政一事乎、所願以一己實心、責諸衆人、上下一致、庶政旣和、雖有僉王、不能托足、雖有黨派、不敢公行、民國前途、庶有豸耳、故夫誠實兩端、就國家關係言、化民成俗、旋主立應、就行政關係言、文武百僚、悉負責任、董仲舒曰、自非大無道之世、欲盡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強勉之道、卽事事實地試驗、而本誠以出之也、故知吏治之複雜、則思所以實行資格限制、知軍人之跋扈、則思所以實行裁抑梟雄、知瘡痍之滿目、則思所以實行輕稅薄征、知官吏之侵漁、則思所以實行黜奸賞善、教育無進步、教

員思實行優待之方、財政既困難、冗員思實行裁汰之制、大局既定、思實去中央遷就外省之行、黨派全消、思實躋道一風同之治、無開奔競以屈人材、無長豪強以害良善、無縱奸究以殃平民、無尙浮夸以議國是、無泥共和以長野心、無偏新學以忘國粹、無效西法而膠柱鼓瑟、無加捐輸以重苦我民、政體無徒慕內閣之美名、出令無第飾文告之常例、實行八思、誠去十弊、政府有勵精圖治之心、草野切望治承平之願、不卽董子所謂大有功乎、是在我。大總統以強勉之道、責諸中央、及各省大吏、正色率下而已矣、邇議民國三年二三月令、其於停議會、禁建築各端、已實力飭行矣、而所謂選大吏、化黨籍、減財政、機關諸事、則無聞焉、或亦實行之誠有未及耶、抑政府日理萬幾、不暇計耶、竊以選大吏、乃庶政之本、化黨籍乃統一之根、而財政問題、更當今急務、不可再緩也、書曰、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古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不如矢之以誠、行之以實、誠實旣昭、則可善治、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故受天之祐、而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冒昧再陳、曷勝懷慄之至、謹呈

四月十九日

國務總理孫寶琦呈代呈貴州公民胡爲一條陳文一件奉

大總統批該公民指陳時弊尙有見地原呈交院存查

北上留別勻中校學生演說 甲寅四月

天演公理、優勝劣敗、鄙人在校、晨夕與諸生討論、想皆了然、而發憤自立於優勝之點矣、顧吾人爲學、不貴空言、而在力行、不貴循名、而在核實、諸生斐然成章、蔚爲可造者固多、而資質遲鈍、性情浮夸者亦不少、鄙人平時在校、諸多律以繩墨、不肯稍與通融、得毋有私議、鄙人失於過嚴者乎、夫師嚴而後道尊、本繩始能歸正、鄙人受十縣父老之重託、諸生各家父兄之厚望、其敢自放棄、以負吾學者負諸生將來、並負十縣父老兄弟雅意乎、故自任事以來、由建築以至開校、延聘各科教員、籌算校中經費、無一刻敢以勞怨諉、遂有今日一百餘人、濟濟同堂、以歷此三學期、一年攷成績、爛然可觀、爲省中教育科所見許、省視學且推爲全省中學冠焉、此蓋諸生之奮勉、各教員先生之熱心所至、而鄙人所藉以自慰者也、雖然、諸生知有今日之校、抑知此校創始之難乎、諸生知今日吾校人才之可造、抑知吾十縣中先輩名人、固早開先導乎、語曰、功敗垂成、又曰、有志竟成、諸生宜三致意焉、鄙人行將別矣、樂將本校創始、及吾鄉先輩之學行卓著者、與諸生相提並論焉、諸生其可急起直追歟、貴州素稱貧瘠、合全省之力、祇有省立中學一所、公立中學一

所外此則無聞焉、吾勻居下游要衝、前領縣八、今劃縣十、學子不少於省、故各屬父老、念子弟赴省跋涉之艱難也、經費之加倍也、門閭之倚望也、議設中學於勻陽、非一日矣、計自清光緒三十三年、卽由留省同鄉會稟請開辦、旣以經費計算未果、宣統元年、諮議局選舉、各屬當選員集勻、又復提議、亦不果、壬子冬、鄙人以辦稅契事到勻、適值國會選舉、各選員又申前議、得令縣長孫公之勇於爲善、一力担任、推歐陽先生鄉衡暨鄙人總其成、鄙人學識淺薄、能力纖微、何敢任此、不過以桑梓義務、又兼各父老之推舉、縣長之挽留、同事歐陽先生之重望也、故樂爲勸助之、未幾、歐陽先生以事赴省、謝肩於鄙人、凡函達各屬、詳稟大府、鳩工庀材、招生開校、力勉成之、而缺點之多、固不待言、所幸基礎既立、補偏救弊、有可着手耳、合計本校告成、建築費不過五百金、爲時不過三閱月、全校經費、全年不過二千餘金、教職員係十縣內者、半盡義務、艱難困苦、前教育司長唐慰慈先生、稱爲世界第一中學、蓋以其以最少之經費、辦最難之中學也、今鄙人得與諸生朝夕相處於一堂、析疑解惑、又豈易易哉、所願諸生思其難而不負厥創始之念、將來學成升級、爲世界偉人、僉曰、某年月日、由某中學升學之學生、則創辦人榮施多矣、至吾十縣中先達、以文學政事傳流不朽者、在明則清平孫文恭公應鰲、以名翰林提學陝西、旋升巡撫、

所至政績炳然、著作在人耳目、其教秦緒言、淮海易談、已選入四庫、文恭公遺書、亦行於世、在清如都勻陶文節公廷杰、獨山莫邵亭先生友芝、或爲帝師、或專金石、不獨稱吾黔偉人、且成一代絕學、此皆鄙人所望於諸生者、平時講室課餘、曾道及之、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爲下、諸生皆十屬內人、其中或係諸先哲子孫、或係戚黨、餘風未殄、不難躋其顛而上之、可斷言也、所慮者、世風頹靡、習俗移人、或一知半解、遂爾稱雄、或未襲皮毛、裒然自大、動以新學知識、輕侮老成、遮拾二三名詞、陵轍同輩、此等敗類、吾十縣父老初不願諸生有此、卽鄙人所希望諸生亦不願至此者也、夫吾人爲學宗旨、擴而充之、若孔子之所謂治國平天下、推而遠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蓋道之所存、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時乎可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若將終身、時乎可見、澤被羣黎、聲施後世、非異人任、其事疑若高遠難幾、而其實則儲之少壯、諸生其有志乎、方今中國政體新更、諸多草創、在在需才、莫謂本校係造就普通人才、凡一般緯地經天、安民濟世宏猷、皆自普通歷其序也、故鄙人之望諸生勵所學者、將使超越鄉先達、以幾於希聖希賢、明體達用而後已、鄙人少賤、多歷困苦、學殖荒落、年已見惡、尙無所成、而每念及平生所得、未嘗不思使之見用、一雪處士純盜虛聲之誚、惟所如不偶、丁茲亂世、用得與二三

多士、試驗所藏、教學相長、今二年矣、其肯舍所學而從彼乎、不過以改革後、人心陷溺、風俗囂張、設政府得三三人焉、明其政而行其道、生聚教訓、振四維於垂亡、挽八德於將喪、與民更始、綏靖四方、或亦視沾沾於一隅之維持爲較重者、故鄙人之行也、初非得已也、昔孔子周遊列國、豈爲名利是求、孟子傳食諸侯、端非身家在念、鄙人何敢望孔孟、而既爲孔孟之徒、自欲志孔孟之志耳、諸生其有知我在平時者乎、我之望諸生、萬里如咫尺耳、好共勉之可也、

附錄各級長代表各級學生送行文 四首

恭送舜隣校長先生北上序

甲級級長 解廣心呈

先生長中學於茲二年矣、萃十屬之英俊宏樂育之先聲、稀苓雖賤、備登藥籠、獨心不敏、立雪有日、意謂化雨春風、四週必能大開茅塞、詎料束裝北上、不日首途、悵望燕雲、心焉如擣、讀江文通之賦、能不黯然消魂乎、緬想平時教誨、猶在目前、先生之行也、跋涉山川、踰越險阻、經洞庭之波濤、觀長江之浩瀚、閱武漢之雄勝、訪古賢之名蹟、至京師、仰觀總統府之華麗、以及倉稟府庫、城池苑域之富且大也、先生必有感於心、決不至漠然無所動何也、先王素能文、經史宏富、偶有著作、如雷如霆、如陣馬櫓、風銳不可當、如黃

河之曲一瀉千里如羣山萬壑之赴荆門其變幻也如天外之奇峯倏然飛下其飄蕩也著墨無幾遊神象外所謂超唐軼漢先生其庶幾乎雖然此猶就學問一方面言之也若夫行政方針先生上大總統書條陳數事痛切時艱尤非新進小儒所能言而亦不敢言先生之識見卓矣所謂以政治才而隱於教育界者非耶夫自選舉廢而天下無真才文章盛而朝野多僞學漢以制策唐以詩賦宋以經義明清以試帖以一二庸俗之耳目作千萬人取棄之鑑衡無論其不入彀也即使入彀而浮華之士不能見諸實行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倒行逆施不至誤盡天下蒼生不止此考試之所以不足貴而科舉之所以廷議停也先生犧牲權利鼓舞精神來我勻陽提倡正學所希望於拾屬子弟異日畢業作棟樑之選者其志願豈有涯哉先生之心知不僅在一官一邑矣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時可行則道俱行時可止則道俱止先生沈幾觀變乘時而出將以其道德文章發爲經濟以表見乎萬一豈遂湮沒黔南皋比自擁執管城以終乎先生之行也宜也非挾策干時朝秦暮楚者可同日語也嗚乎北地燕趙間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其有在乎先生行矣吾知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獨惜先生去後教訓我者安在督責我者安在而繼續以維持此學校者又安在先生其忽然於吾黨耶

其不忽然於吾黨耶長亭草綠挽駕末由謹撰數言爲 先生北行序

恭送舜隣校長先生北上序

乙級級長趙國樑呈

立雪程門、於茲二年矣、猗苓之賤、早登藥籠、春風時雨、均沾雅化、孔子所謂循循善誘、先生誠不愧矣、生以癸丑春負笈來勻入學、本井底蛙耳、日月未幾、櫟樗亦變爲有用、方謂陶淑四週、寸進或可希望、詎料先生今竟北上、欲將平生道德文章、發而爲國爲民、從此北望燕雲、心焉如擣、先生其遂忽然於生等耶、先生品學俱優、法書之美、不亞鍾王、文章之精、不讓歐柳、在八屬素號世家、閭里久稱望族、今歲目擊時艱、條陳時弊、上大總統書、侃侃近萬言、雖治安天人、賈董無以過之、其道德文章、原不能終湮沒黔南、閉門種菜也、則先生之行、關係於時局、又不在拘拘教育一部分計也、生受教最多、長亭拜別、挽駕未由、謹此芻言、爲 先生北行序、

恭送舜隣校長先生北上序

丙級級長胡承嵩呈

竊聞之有道之君子不敢以獨善其身必思兼善天下蓋以道覺斯民君子義不容辭也天下有道則出仕以行道天下無道則隱處以求其志道也者彌綸於兩間而託君子使之代表也是以君子受天之命雖欲獨善其身造化其許之乎故君子當天下沈溺之秋

大聲急呼發聲振聵胥天下盡歸於道卽以天命之性率之以教其民吁道之將行也歟
命也然而世道遷變之際倉皇戎馬澎湃波濤斯時也正掩文修武時代君子又不得已
而退處於閭巷鄉曲樂育英才爲斯民綿斯道一線之統緒與管城爲緣淡泊自甘犧牲
權利然君子雖衍授薪傳而未化及民顧其心尙鬱鬱若不自安善恐負天之托而患道
不著也或曰君子之道不行於朝則行於野山林者爲遁世無悶之士所藉以匿迹不知
有憂天下之心者必欲兼善天下而始勝任愉快今我夫子實有類於是曩者亦欲大展
經綸一展所學適值反正旋駕回鄉締造十邑中學十屬弟子會萃公門桃李春風霽亦
同沾化雨正欲久侍絳帳朝夕問道開闢茅塞是所願也不意人天慳亂機槍掃盡水挽
天河四海靖國步甯戎馬定望治殷今大總統下求賢令四海引領拭目望君子之出山
我夫子將北上矣雖其意非計富貴也思兼善天下化及民也夫子之行善矣百姓之遇
幸矣至於霽等未免憾耶而今而後其教我者誰乎尙希一言爲終身箴故敬獻藹言因
以餞別霽謹序

丙級副級長朱劉德

抱經緯之才而遭世變負絕出之智而際時艱則起而出仕拯國救民扶顛持危此士君

子應盡之責任也。若夫置國家於危亡，親斯民於水火，而袖手旁觀，偷身屏息，孤老山林，此腐儒之目的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此聖人之道也。若夫子者，其品學之優，治術之美，才智之宏，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夫子之出仕也久矣。夫子因改革之變，回勺發起中學，十屬學子羣聚公門而。夫子教育之方，規劃之策，實盡美盡善。學子無一不相告曰：展吾儕之智者。夫子也拓吾儕之才者。夫子也。德曰：若夫子者，真英才教育之師也。德每執經絳壇，請益問疑而知。夫子之教導者，道德禮義也。德本草茅孺子，性鈍寡文，未能通達道之所在，幸得覩夫子之德輝立。夫子之門牆受夫子之善教，德以爲終身之志願得矣。殊不知豺狼當道，盜賊擅權，民被其毒，國受影響。大總統下令求賢務取真才。夫子曰：吾將仕矣。蓋夫子之仕也，非爲利祿也，非爲功名也，爲民人爲社稷焉耳。何以言之？夫子每於課室之暇，與學者慨談國事，論議當時於私囊中飽之官吏釣名沽譽之小人，未嘗不太息痛恨也。此德之所習見者也。故知夫子之去也，爲民人也，爲社稷也。不知者謂吾夫子棄小務大舍本圖末而。夫子之志實不忍國家之傾頽也。夫子在焉，十屬學子之幸也。夫子去焉，天下國家之幸也。且夫子身雖去，而其心未嘗忘我學子之進益也。學校之大局教

育之前途 夫子亦未嘗不維持於其間也 德固知 夫子末由挽駕惟望 夫子一言而爲德求學之計也 夫子之去國家之幸固不待言矣 惟今而後教德者其誰乎 督責德者其誰乎 此又德之愀然慨然有所不舍者也不可舍而竟舍可挽而不能挽此德之不幸也 然則將奈之何 亦惟有敬念我 夫子素日殷殷之教言諄諄之誥誡而已 謹序

上師相徐公書

叩離函丈十年餘矣、本年二月內條陳管見、謬蒙 大總統採納、因不自量、一再續呈、自以生當清末、用行政、無公理之可言、改革後、暴民專制、私黨競爭、時歷兩載、公私交困、識時之彥、入山惟恐不深、老成之人、退藏惟慮不密、生雖愚贛、亦知邦無道富且貴之恥、故株守都勻、隱身學界、妄側於藏器待時之列、邇者正式政府成立、紅日一出、燭火無光、天下煦煦、想望太平、際遇之隆、軼於前代、明揚吐握、草茅之士、爭慶彈冠、夫雖穎脫囊、毛遂自荐、青萍結緣、薛卞門高、三代下士習奔競、未必非此階之厲、而孔席不煖、孟食終傳、馮驩三彈孟嘗之歛、韓愈三上宰相之書、後世無譏其急於名位者、抱負不同、而所請求者異也、方今國基新造、自非汲引人才、廣收賢髦、不足以收指臂之功、惟是歐化醉心、步步效顰、舉五千年舊治、一洗而空、不揣時勢、罔惜民力、好新者既易債事、復古念切、事事

守舊、凡一切外交內治、膠柱刻舟、頑固者亦難收功、觀清末造、以及臨時期間、可以知之矣、豈真中國之大、絕無二三特奇之士、可以超此兩種外、繼孔孟馮韓而起者乎、蓋天下可用之才、固不在新舊資格之苛繩、而在實事力行之徵驗、彼口談伊周、而行類廉來、名列荐章、而賊犯迭出者、當其見售之初、何嘗不爲當世人才也、是在當軸者之虛心延訪、始能一見廬山耳、生投身閒散、不敢廁於經驗閱歷之流、惟昔曾遊大匠之門牆、近目覩時事之孔亟、私用發憤、撫拾緒餘、謹此獻曝、臨穎曷勝屏營之至、

上直隸朱將軍驗契辦法意見書

昨謁 崇階、承 示爲一所上大總統書內、減捐輸以恤民力一條、本當今急務、惟國家新造、財政困難、勢不能不暫取諸民、以共持大局、故驗契爲中央實行、且定作各縣考績、宜何如並行無害等因、竊民國成立、條經三載、始而暴民專制、繼而兵匪躪蹂、終而水蝗迭見、蚩蚩者氓、困苦流離、瘡痍滿目、在上者周恤之不暇、而尙忍言征稅收租、然此就民一方言也、若就政府一方言、則杼柚旣空、司農仰屋、無米之炊、雖有巧婦、何能爲力、故驗契一法、本可緩行、而值此上下交困之時、與其純借外債以誤國、不如暫苦我民、而救大局之危、惟國家立法、不患法之不詳、而患行法之人不當、何者、立法而善、得其人以行之、

澤及於民、利沾於國、立法卽不善、得其人以行之、終不至變本加厲、出意外之虞、故爲政在人、孔子對哀公問政、三致意焉、今驗契之法、每契一張、收洋一元、紙價一角、在立法之意、以爲有契之家、始出洋一元、財取諸富、累不及貧、期不擾民也、邇來各省奉行者、多以此與民生事、何哉、蓋行法而加甚於法、官以此謀陞獎之階、吏以此肆剝削之醜、相彼小民、遂以爲政府之魚肉我也、而抗拒、而藏匿、厲階之來、其有在矣、今大帥留心民瘼、思所以財聚而民不苦之道、誠已飢已溺之心也、爲一以爲部章所在、有所必遵、而因地制宜、要難膠柱、况吾直爲二十餘省表率、尤不可不策籌萬全、以期國利民福、謹就管見所及、擬變通暫時驗契辦法五條如左、尙祈鑒核施行、

一切諭知事、功利二字、中於吾國人心、已非一日、今中央規定驗契、解款多者受優獎、是可以得功矣、收款多則辦公費多、又可獲利矣、抱此功利之心、以對付吾民、其有不大肆恐駭、大樹牙爪者幾希、竊查近有因驗契而官民起釁者、不由於官辦操切、卽由於縱其員丁、利用劣紳所至、擬懇於知事赴任時、對於驗契一項、務須切實誥誡、令其多頒發白話告示、聲明驗契爲置業者久享之權利、卽爲國家有功之國民、感化出於自然、而不急於功利、若有舞弊、一經查覺、處治定卽從嚴、似此時加謹慎、當不至再生事端矣、

一責重富戶。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天下慕之、一縣有富室、卽一縣之巨室也、驗契之事、取於富室者居多、當此鄉曲風氣、未大開通、守財者往往視錢爲命、平日居心積慮、深恐人之知已有錢、一旦政府明發命令、飭將全契典驗、非先用感情聯合、萬難得其自首、苟稍有窒礙、彼無知者曰、如某某家尙未驗、何獨苦我、黠者乘其隙而鼓動之、遂易生事矣、擬懇飭下各知事、先從該縣富室著手、聳以時局之顛危、聯以愛國之思想、更結以官紳之感情、夫衣食恆足之家、孰不願得官廳之褒獎者、彼果樂而爭先完驗、相彼小民、尙肯遲延撓阻乎、况又可藉該富室本身以勸其鄉人之親且切歟、一優待貧民。國家惟貧民最苦、亦惟貧民最忠、終歲勤動、損衣縮食、齒積所餘、或六八元、或十百元、亦思售買數畝田、數坵園、以作子孫計、甚有臨兌契價時、尙借貸補尾者、此種苦况、亦皆律以每契一張、收洋一元、殊覺苦樂未允、擬懇飭各縣確查、實有此等情形者、其原契價不滿十元、可量爲設法注挹、使之得安其生、亦仁術之一也、

一酌准錢折。部令驗契收入規定洋元、此在城市商埠、固自易易、其外縣窮鄉、風氣未開、洋元或未普及、若必繩以非洋元不收、遂使洋價暴漲、錢價低落、爲害不小、而催收人員、又以收錢買洋、致多手續、堅不通融、斯阻礙時生矣、擬懇飭下各縣、凡遇有匯系交通

不便之處、聽其以錢折洋、惟錢價照市、不得故意抬高、亦不得浮收勒折、是亦從民便之一端也、

一禁止包攬、中國書吏包收錢糧、幾成習慣、若輩上欺官、下虐民、而尤以一種特別手段爲最惡、何者、該吏等平日利用該縣紳團、凡紳團中品行不端、漁肉桑梓者、無不與之勾結、官苟不察、則在城之紳、在鄉之團、卽爲若輩奔走資援之具、而弊不堪言矣、近年各縣雖改科裁吏、而舊日之習此伎倆者、猶未盡除、聞各縣到任後、卽有將驗契事實成各村正等者、又有由村正先墊解、而後向花戶收取者、雖未必盡然、而要亦多有、擬請飭下各縣、凡一切驗契、不准本地紳吏包收、祇許其負調查責任、似較爲有利無害云、

爲歐戰中立上政府書

民國三年七月十六日

爲歐戰中立、敬陳管見事、竊欲禦外侮、先修內政、欲謀國強、先培國本、此中國五千年王伯迭興、五大洲各國存滅大勢、皆莫能外也、自海禁開後、外交繁重、強食弱肉、累驗不爽、說者謂二十世紀之世界、爲一有強權無公理之世界、非無見之言也、洎乎民國、政體共和、羣民運終、梟雄首授、全國望治殷殷、以爲得大總統劃一政權、休養生息、訓練不過十年、可以駕歐美而雄東亞矣、昊天不弔、禍起歐洲、奧塞失和於前、羣雄稱戈於後、兵連

禍結、開數十年未有之戰爭、在不知大勢者、以爲鬪在鄉鄰、雖閉戶而已、可卽關懷時局者、亦不過以爲宣告中立、得各國公使認可而有餘、此誠厝火積薪之下而臥於其上也、今試問香港威海、昔之爲我國內地者、能使之永不圈入戰線否、膠州乃山東門戶、日德交涉、能必其終不影響及山東否、此外商務損失、借款無望、何一非我親受剝膚之痛乎、前者比利時曾宣布中立矣、而今乃受戰事之最烈、前者日本曾宣言保東亞和平矣、今亦加入戰團、強權時代、公法公理、有時而窮、萬不可以文告往還、恃爲惟一之倚賴也、近半月來、我政府經營擘畫、制定中立條件、電知各國認可、於是中央設立中立機關、各省亦分設中立處、大總統不遑宵旰、且聯合美大總統、爲調停戰事之舉、又有派員赴戰線觀戰之說、其振作奮發、洵爲中國五千餘年帝王所未有者、而爲一竊有不能已於言者焉、我國示弱於列強、已非一日、自聯軍入京津後、瓜分之說、幾成爲各國口頭禪、今雖政體改革、共和二字、足使外人見吾國民氣之不可量、而其平日之耽耽於我者、蓋無時或忘焉、我果由此而大加振刷、力圖自強、何常不可與之並駕、我而泄泄猶昨、此後之對待政策、俟彼戰爭結果後、更不可思議、秦之滅六國也、當其用兵於五國時、齊方謂秦與我和親、必不害我、而不設備、乃俄而松柏之歌、卽出於愛我之秦、今各國認我中立、其

眞愛我耶。況我國有疵，彼亂黨之樂禍幸災，尤蠢蠢欲動耶。愚以爲綢繆未雨，宜及時增修內政，凡練兵備邊安民諸政策，必較平時加倍認真而後可。若以中立爲可恃，而坐享太平，此省設一局，添派多少局員，彼省設一局，開支多少經費，空文往返，實用全無，萬一有事，徒喚奈何。此可爲長太息者也。雖然，處今日言練兵備邊安民，司農仰屋，財政乏而兵費窮，將卒驕而潰變起，兼以國基幼稚，匪黨潛藏，各國戰事方酣，火燃眉睫，而補瘡割肉，非徒無益，恐又害之，似不如中立，嚴守嚴守，尙可獲旦夕之安歟。不知事之發生自我者，必我之力量足以制人，其効力乃大，否則卽足救目前，未有不貽悔於後者。況當物競時代，而徒以口舌爭壇坫之光，此魯秉周禮，識者知其積弱難振也。今之時爲何時乎。海牙和平會已不足恃，玄黃之血，其爲狡焉思啓封疆無疑。雖莒子之城惡，尙慮兼并，而謂廣土衆民地，大物博如我中國者，竟終無人議及也。卽無人議及而，事事仰鼻息於他人，亦終非長久計。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語曰：殷憂所以啓聖，多難所以興邦。今我國內亂初平，而各國戰爭遂起，此中機括，彼蒼之期望於我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者，當有在也。我政府而果欲圖自強乎。大保守中立之名，謀擴張自強之實，無踰於此時矣。故以管見測之，歐洲戰事，非二三月可以解決，我國中立

條例既經頒布、各省中立處、尤宜遵守、而各邊省邊備、尤宜完密、至租界地面、目前雖不必直接干涉、而隨時偵探情形、亦宜飭巡警督察長、留意報告、一中立條例、雖經各國認可、而戰端既起、公理難憑、凡我境內毗連陸海口岸、我國陸海軍、務宜嚴裝自備、非必以禦敵也、有備無患、自古宜然、且足使交戰國知我武維揚、泯其野心、又可以消內地心懷反側者之妄念、一既守中立、而豫備中立事務、開支不能不多、我國經喪亂以來、公家財政困難、已達極點、人民負擔、亦日重一日、本年粵桂湘贛之水災、鄂蘇浙豫之亢旱、順直各省之螽蝗、饑民待哺、杼柚其空、雖爲禦外侮計、開支不厭其多、而爲體恤民艱計、浪費不得不節、况我國陸海各軍、以之治內匪或有餘、以之對外人則不足、練兵籌餉、需費正多、擬懇於派觀戰員一層、暫不履行、以節糜費、夫歐洲兵學、豫備在平時、用之在一旦、斷非兩相角逐時、可以觀其真相、遂足增我國軍事上之研求、且聞將來所派人員、大都係各省重要軍職、往返開支、經濟之損失既巨、曠日持久、各省軍陣又乏良材、一舉兩損、已屬不可、况又未必即得外人之優待乎、故不如暫不履行、留此費添作練兵之用、或稍撥此費、補作賑荒之資、各省前所擬派之員、即責成在各省實行教練兵隊、以踐莫予敢侮之實、或亦中立所不可少之事也、總之、中立二字、在我雖出於美滿之懷、在人、之認我中

立者、初非畏我強而恐我、或他助、其終久能無變更與否、所不敢必、我政府於此內外交迫之際、幸而得此一方面之間暇、正宜振刷精神、使在內無可乘、在外自相安於無事、故及是時益研求我國所以貧、軍所以弱之故、培養豫備、以防不測、以幾富強、此正辦也、研究所以對外、使彼始終維持、不至我侮、此不得已也、若夫以爲各國已成認我中立、而朝夕嬉嬉、幸其無事、一旦各國戰事決裂、祖國陷入旋渦、則非愚昧所敢知也、邇者青島戰爭、已不能免、東省之防、尤爲急急、似宜步步爲營、以備不測、蓋兩戰必有一負、秦師滅滑、可爲前車、况隣國有事、我嚴武裝、勇夫重備、勢所必然、今乃門在戶庭、人心易動、尤爲武備最重時代乎、齊魯夾谷之會、孔子不貽無勇之羞、秦趙澠池之約、相如實賴廉頗繼後、文事武備、本有相需爲重之勢、我而嚴守中立也、中立之權限固不可踰、中立之內容尤不可忽、昔秦在春秋、不齒中夏、孝惠武襄、發奮自治、遂統一羣雄、越敗會稽、君臣受辱、勾踐范蠡、生聚教訓、終沼吳國、普法戰後、益練陸軍、全歐名震、今民國改造、而列邦自殘、蓋天使中國憂勤惕厲之時、可以大有爲之日、爲一以六尺之軀、生逢多事、念萬里之國、猶且畏人、擬投筆以事戎、願執戈而衛社稷、才陋鄭子產、境上之敵賦懷慚、世有秦孟明、三年之拜賜何壯、憤從前外交之失敗、見民國締造之維艱、所望有勇知方、爲得由也、食

饑飲渴、國有聖人、斯軼歐駕、美不難矣、公餘有暇、用效管窺、望之孔殷、發言明知鮮當、期之愈厚、越職在所不嫌、是否有當、敬乞 鈞鑒、

節錄直隸朱經田將軍批

閱悉歐洲戰事、影響中夏、我政府援照公法、頒布中立條規、係屬外顧邦交、內權國力、因應之間、動關全局、瞬息萬變、有不能憑臆而談者、呈中所列完密邊備、租界地面、隨時值報、海陸各軍、嚴裝爲備、及緩派觀戰人員各節、洵皆目前切要之圖、附呈訓練兵之道、首在注重軍官、亦係知本之談、但恐積重難返、一時驟難改弦更張耳、本巡按使詳閱之次、藉見該科員辦公有暇、注意時艱、因事敷陳、不同隔膜、時事方棘、人才實難、該科員志趣可嘉、尙望勉自淬厲也、此批、八月十二日

中國練兵芻議一

練兵之道、首在用將、次在備餉、而徵兵募兵、皆不足置議者也、今請言用將、語曰、一將無能、千兵受累、又曰、強將手下無弱兵、故樂毅去而燕不能并齊、廉頗奔而秦不復畏趙、白起將而上黨亡、田單將而田齊復、近世毛奇惠靈吞諸人、皆以一身爲全國之盛衰強弱、豈其人有三頭六臂、必不可及哉、蓋惟其能知兵、而知兵之士、亦樂爲之用、斯將士效命、

我戰則克耳。考日本軍官、凡士官學校畢業、授職不過中少尉、授官不過連排長、其上中級軍官、則以次荐升、無躐等、無倖進、彼兵士之服其練訓者、僉曰、是果軍事學之勝我也、其服下級軍官者、亦曰、吾上級長官之果爲我不可及也、故服從之心、油然而生、雖驅之入虎穴、臨深淵、而不至懷異志、斯之謂得其死力、而無往不立功也、我國在清時、軍政已不堪問、改革後、草澤英雄、連袂而起、能召集百人者、予以連長、召集千人者、予以團長、召集數千人者、予以師旅長、不問學識、不求經驗、而於是軍官一途、龐雜混濁、不可言狀、計留學日本士官生、其不獲中少將、充師旅長者、幾無一人、然猶可曰、中國祇此人材、資格較爲高尚也、至以團總土豪、亦側身陸軍、引類呼朋、所充營連排等官、遂不免驕兵滑卒、濫竽其選、夫以全未經軍事教育之人、一旦而充長官、其不足以服兵士心、或至轉與兵士通弊、尙復有軍人資格乎、竊嘗調查各省潰變兵隊、其中多係營連排長鼓動、而軍士從而和之、足見官長非人、貽誤國家、貽害士卒、非偶然也、今欲練可以禦外之陸軍、非先從嚴擇下級官長不可、欲得可靠之下級官長、非用有軍學知識之人不可、但欲以有軍學知識之人、充下級官長、而以二三絕無學識者、充上中級官長、恐有學識之人、終不免望望然去之矣、卽不然、平日之熱心軍學者、至是亦消滅無形、而終莫收其效果矣、語曰、

士爲知己者用、馬援曰、當今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用將之道、亦如是也、故欲練兵、須先用將、將得其人、而軍人皆知道德服從、教練日益進步、欲兵不強、不可得矣、至籌餉之法、現在我國全國陸海巡防各軍、歲支已占行政司法過半數、祇須核實支配、不再浮冒、似可不必再爲添籌、而卽敷用、應無贅言、惟徵兵募兵兩層、以中國現在情形、內外刺戟、徵兵則須時緩、募兵則爲日速、至其收效、均各有得失之可言、故主張以有身家爲可靠者、則利用徵兵、主張勇往直前、奮不顧身者、則利用招募、以管見測之、謂有身家則可靠、前清新軍中、已行徵兵制度矣、至民國而各省潰變者、乃多係新軍、是徵兵未必卽有利無弊也、以募兵爲必不足恃、則有清中葉、如湘淮各軍、多奏膚功、至民國而所謂老兵、如姜鴻張各將軍所統帶者、皆無不精強、勇往無敵、是募兵亦終有足取、總之訓練之道、無論徵兵募兵、皆係上級官長平日之編制、平日之感符、如唐郭子儀、李光弼、各統一軍、天下無敵、所在成功、及魚朝恩一監軍、而九節度之師皆潰、此豈兵士之罪哉、上級官長、統馭有術、斯中下級官長、無倖進之人、無論徵兵募兵、皆樂爲之効死勿去、以之對內、可以之對外、當無不可耳、雖然、以今茲新造之國家、復值隣國烽烟四起、禍燃眉睫、始言用將練兵、積重難返、恐亦徒托空言、而於事情無補、不知當全球鼎沸之秋、我苟可以自存、安之

可也、人苟終許我存、亦安之可也、若夫我欲自存、而存不存之權、不能操之於我、而尙沓沓泄泄、欲苟安以求自存於人、是猶強寇已入其室、搜囊肱篋、而主人猶酣睡好夢也、爲主人計、知寇之已將至、先率子弟健僕、磨厲以須之、盜而果入我室也、我卽與之角、幸而勝盜、盜爲我傷、我室無損、不幸不勝、隣右知我有備、亦將羣起而助我、盜而不入我室也、則我之預備益精、餘勇可賈、他盜聞之、亦不敢存覬覦之念、強弱之基、在此一舉矣、秦孟明之襲鄭也、及滑聞有備而卽還師、惟彼小邦、尙能自立、矧我數萬里廣土、數百兆人民耶、況此次戰事之起、歐洲列強、土地人民、兵力財產、工力悉敵、勝敗之數、非經年累月、不易攸分、何暇計我、綢繆未雨、生聚教訓、固不必待十年耳、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蒙以爲及是時、振頓海陸軍、慎選軍官將、淘汰老弱、嚴懲濫竽、風聲所樹、不獨人不我侮、卽亂黨思欲乘機竊發、亦不能矣、將來列名強國、自是意中事、我政府亦何憚而不起而行之耶、

中國練兵芻議二

或曰、練兵先用將、尙已、第我國驟欲練兵、有數難者在、完全陸軍大學未成立、軍事學多缺點、其難一、製造廠未改良、器械無特品、其難二、軍功保舉太多、一旦不能全行取締、其

難三、將士安於舊習、火佚可以升官長、團總可以握兵符、無故更變、必生不測、其難四、有此四難、雖有漢高、難言將將、雖有孫吳、難言將兵、余曰、唯唯否否、夫畏難而卽苟安者、此氣血將盡之病夫、飲鴆以求活者也、知過而憚改者、此風雨將傾之大廈、內朽尙飾外觀者也、懦夫見侮、尙思振作其氣、滌舊染以換新知、一雪目前之恥、蓋積弱斯憤、積憤斯強、理有固然、事有必至、轉移在反手間耳、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又曰、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易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吾人立國於世界上、斷未有欲瘳疾而畏服藥、欲維新而存舊染、欲鼎新而不革故者、中國軍陣、清時已極腐敗、自改革後、更不堪言、各省招兵、全無限制、烏合之衆、以規掠良善則有餘、以破敵衝鋒則不足、計自辛亥至今、國庫如洗、財政告匱、雖由各亂、魁席捲遠颺、而其實兵費增加、耗費者亦居多數、政府有見於此、次第裁兵、以期節減、現在淘汰所餘、已將復舊矣、竊以爲宜從此實行教練、選將練兵、擇兵授械、體質驗其強壯、品性擇其純良、操法期其適時、步武期其嚴肅、而氣習尤宜禁其囂張、必使兵能愛將、將可服兵、止如山岳、行若海潮、雖有虎狼不之懼、雖有斧鉞甘如飴、尊上敬長之如常、赴湯蹈火以何避、而尙憂其不守營規、無端潰變、臨陣退縮也、有是理哉、昔周武王以三千克紂之億兆、王者之師也、岳武穆以五百破金兵數千、名將之兵也、我國

之兵、猶是中國人民、豈皆無用、亦視用之之人、用之之道爲強弱焉耳、清末議改綠營以練陸軍、於是有速成陸軍學校之設、有東洋士官學生之送、乃畢業回國後、學其所學、用其所用、學者寒心、敷衍了事、積弱益深、實由於此、對外一方、往往以軍火器械、拱手送之他人、而諉曰敵兵強盛、聞風遠逃、甲午之役、丁汝昌等僨事、其彰明較著者、言之可爲浩歎、及今爲計、軍官學校、既已畢業一班、各陸軍豫備、亦先後升學、將才不患無人矣、惟初畢業之學生、經驗不如學識、驟予以重要軍職、難必其措置裕如、若處以教練責任、俾出所學以訓練兵士、必有可觀、再經驗二三年、事實與學行並進、將來軍官皆可用之才、兵士無不學之苦、有勇知方、肝腦塗地而心不變、憑河暴虎而志不撓、敵兵雖強、制挺可撻矣、至講求製造、查中國製造廠、如漢陽上海、近年已多進步、若能益加改良、更求新式、將國內煤鐵、加以化學鍛鍊、研究堅利速度之等差、不難駕德國而上、語曰、兵在精不在多、器在良不在廣、今以最精之兵、運用最良之械、指揮如意、又孰能敵之耶、餘若軍功保舉、火仗團總、其中未必盡無可用之才、古今來苦心志勞筋骨者、起卒伍而建大功、立大業、如漢之韓彭、唐之李郭、清中興時、鮑超馮子材輩、皆以無所憑藉之身、殄巨寇、威強隣、經百戰而名益顯、振一代而傳將來、此固在將將者獨具眼光、求之牝牡驪黃以外、要未可

一例觀、資格限也、苟使主將能識人、不妄加保荐、政府能擇將、不濫予擢升、必美玉而始尊、惟礪硃之是棄、斯真將才可得、而尾瑣齷齪者、自不克側足其間、軍事之進步、可計日而待耳、嗚呼、世變非常、良才難得、強隣虎視、武備當先、歐戰方酣、兵端莫弭、中立雖一時自保之策、弱肉終須懷強食之憂、矧夫門在戶庭、毀及家室、五族五族、外患如斯、閱牆宜化、同仇偕作、更待何時、倘其及溺載胥、國且阽危、富貴安在、撫茲億兆、力尙可爲、除舊更新、斯其候矣、同心同德、保衛祖國、賴此軍官、賴此兵士、器械求精、異才畢集、庶幾後日、一洗前恥、軍界同胞、念茲在茲、所願政府、早其計及、

弭盜說

人性皆善也、聖人治天下、亦率天下之民使之納於軌物、以期同歸於善而無不善而已、凡民之生、獠獠狃狃、渾渾噩噩、聖人愛之、寒必爲之衣、饑必爲之食、而猶不足也、男女爲之婚姻、棟宇蔽之風雨、飽其欲使之安其生焉、防其逸而設之教焉、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忘帝力於何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不拾遺、行者讓路、非其有而一介不取、非其義而一介不與、是之謂大同、故皋陶爲士師、明刑而不用、夏禹旣下車、泣罪而不誅、以不殺爲殺、民之感也不必殺、以不誅爲誅、俗之化也不必誅、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孟子曰、不嗜

人者能一之、斯言也、卽可以幾於大同之世也、皋陶復起、夏禹若存、所共由也、呂刑訂而周道衰、刑書鑄而叔向歎、法網益密、賊盜益張、謂法可以束民之身、而不可以化民之性也、矧夫執法者、未必盡軌於法、已則出入於法、而欲執斯民拘之使不越於法、無惑乎法多而亂興、法嚴而亂極、莊老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大盜豈生於聖人、特怪夫學聖人者、不學聖人之德、禮道齊、惟政刑是尚、而遂藉口於治道在斯也、嘗稽之秦漢以來矣、商鞅善立法、秦可獲目前之強、而已身不免車裂、周興來俊臣用峻法、快一時之酷殘、其卒也請君入甕、而國運亦由是衰、故夫法令如毛、民心攜二、道德墮落、民氣囂張、在周成康、在漢文景、刑措不用者幾四十年、而周漢國祚之延綿、亦於是乎賴、夫成康去文武不遠、商紂之暴虐、炮烙非刑、剖心剖脛、天下大亂、頑民益多、周公東征、三年始定、爲治不可謂不難矣、成康於創深痛鉅之餘、並刑而不用、文景上承呂氏之專橫、中膺七國之變亂、遠撫揭竿亡秦之梟雄、似非大肆誅鋤、不足以盡絕其根株者、乃賜使書而南越稽首、賜几杖而吳濞終安、朝廷無七嚮之驚、閭閻無萑苻之伏、不必治盜、竟至無盜、豈斯時人心獨不好亂歟、抑治理公而身家得所、衣食足而禮義遂興、久道化成於不覺耳、昔宋均出守、虎負子以渡河、王鄭居鄉、盜甯死而隱其名姓、良心所在、化於有德、桁楊刀鋸、可以攝

其形而不足以感其心、象魏虎門、可以束其身而不足以化其志、故曰、以法弭盜、治之下者也、聖人所不忍也、必不得已而用之、則惟有辟不辟、辟以止辟而已、後世爲治者、躬盜賊之行爲、而責世風之多盜、攘奪生於朝右、誤家誤國而不辭、囊橐飽於吏胥、誣善害良而不惜、已甚於盜、而惡人爲盜、身躬行盜、而欲治盜、不其僨乎、今試問吾民身家財產、皆悉使之無所喪失歟、各省水旱災荒、皆悉使之免流離轉徙歟、推而至散兵游卒之失所依歸、賊吏刁紳之行無忌憚、又皆一一加以懲處歟、夫藻鑑精於上、吏治清於下、此弭盜之本源也、治苟不究其源、雖取全國之民而殲之、吾見其元氣日虧、禍亂日亟、治絲而棼、可斷言者、新造國家、與民更始、根本問題、尤重內治、涵茹道德、培養廉恥、其道在先使之無饑寒之迫、繼使之無苛虐之憂、教養成而治化洽、鋒鏑銷而慈祥被、有恥且格、雖驅之使盜不爲矣、禹湯文武、豈異人任哉、爲政者其不疑吾言乎、相率以遊於熙皞之世可也、